

## 序

胡宏述與我相識是六十年的事了，那時他還是一位高中生，我在台灣師範大學讀藝術，由於我們都喜歡打籃球，他家住在師大後面，常常到師大籃球場旁觀看，其實就是等我們缺人時，他可以上場頂替，因為他個子高，也受歡迎的。1959年我去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做助教，他正在鳳山受預備軍官訓練，假期時他常回成大看看，因為他就是建築系畢業的。次年我受聘赴桃園中原理工學院建築系任講師，1961年他預官退休，也來到中原與我有同事半年的情誼，後來去了東海任教，還是常有來往，直到他出國進修之後，才失去聯繫。1966年初，我獲得美國洛克菲勒三世基金會兩年的環球旅行獎金，先安排去艾荷華大學跟 Lasansky 學習銅版畫，那時就聽說有位在北艾荷華大學教設計的台灣老師教得非常有名，後來被著名的艾荷華大學挖了去，原來他就是我的朋友胡宏述。1971年我被聘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出任藝術系主任，改革該系。1975年胡宏述聽說我有一年的長假，就推薦我去艾荷華大學美術系客座一年。在艾荷華的一年間，幾乎天天見面，兩家孩子們也玩得很好。一年後由於孩子們非常喜歡美國的鼓勵式的教育，討厭香港責罰式的教法而不肯回香港，宏述兄就建議內子留下陪孩子們接受美國教育，我一人返港。在隨後的七年間，每年假期我去美國團聚，孩子們都得到了優良的教育，而我兩家也成了莫逆之交。

我讀過許多評論專家對他的評析、論斷、讚賞與肯定，都寫得很精彩，我只談談與他的交往，和其他人還未提到的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與追求。

2005年9月，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別為他舉辦了「天人合一」胡宏述七十回顧展，展出八十幅用揮發性油沖刷黑的油彩形成流動剝蝕的畫面效果，充分呈現了中國「美在自然」的美學思想。西方畫家一直想把繪畫當成一面鏡子去呈現社會的善惡，中國繪畫所追求的卻是形而上的氣韻，是生動的氣韻。我們都知道生動來自於自然，刻意做作就不自然，就呆板，就不生動。畫面生動，氣韻才會自然產生，宏述兄的作品最主要的就是活，就是生動，就是他成功的最大量所在。

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最後所追求的理想就是「天人合一」，我們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，不像西方人把人與自然看成相對的，甚至是對立的。總想克服自然、控制自然、駕馭自然，乃至改變自然，他們那種「人定勝天」的觀念，使得大部分地球受到破壞，被污染，氣候不停的轉變，自然失去平衡，整個地球走向

毀滅之途。近幾年來，有識之士的環保意識抬頭，為了終止這一毀滅性的發展，各類環保團體相繼成立，西方社會才真正了解到中國的「天人合一」思想，正是拯救西方墮落文明和地球的良藥。宏述兄適時提出「天人合一」的理念，正得我心。

由於篇幅所限，就此打住，並祝此次畫展成功，以慰宏述兄在天之靈。

劉國松